

中亚探险

中文版序

橘 照 岭

80年前 亡父橘瑞超游历西域 归国后第二年发表了《中亚探险》。现在柳洪亮先生将其译成中文，由这个地方的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使我感到非常高兴。

瑞超奉西本愿寺大谷光瑞上人之命，两次深入西域考察有关佛教东渐史的古代遗址，这本书是他第二次探险的记录。在追忆光瑞上人和探险队员们的活动的同时，希望该书的出版有助于促进日中友好的发展。

在此，向译者表示诚挚的敬意。同时向出版社的陈先生诸君，我国第二版时撰写说明，这次依旧赐文的金子民雄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1993年 11月 1日

前 言

金子民雄

《中亚探险》是橘瑞超师的个人游记 他在京都西本愿寺前后三次西域探险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本书综述了第三次探险（1910~1914 前半期的活动 在西本愿寺队的探险中最具魅力 发掘成果也非常丰富。至今我国正式出版的中央亚细亚探险记，本书大概是唯一的一本。不读这本书，就无从谈论西本愿寺的西域探险。

本书是 1912 年 12 月由东京博文馆出版的，封面是非常美丽的高昌故城废墟 这次收入文库丛书 仍然采用了这一封面 正文是橘瑞超师口述 由大谷光瑞身边原为《每日新闻》记者的关露香笔录的 通俗易懂。

所谓《中亚探险》是《中央亚细亚探险》的略称 战前将中央亚细亚习惯简称为中亚，现在这样称呼的人几乎没有了。明治三十三年（1880）初，外交部的西德二郎到俄国突厥斯坦和中国新疆一带旅行 所著报告书定名为《中亚细亚纪事》 称中央亚细亚是稍晚的事情 现在 许多场合下又称之为“丝绸之路” 这部《中亚探险》是中国境内的中央亚细亚——即以庞大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为中心的塔里木盆地的探险记录。

西域的秘宝

在接触本书主人公橘瑞超师的事迹即本书中的内容之前，不粗略地了解一下进行这次探险的时代背景，阅读起来可能难以理解或感到乏味。这里做一个简单的回顾，算是画蛇添足。

本派本愿寺即所谓西本愿寺不是国家兴办的，他们先后三次向西域派遣了探险队，现在已是众所周知。1902~1914年，断断续续有许多队员参加了探险队，除瑞超师外其他队员没有写出游记，所以现在要把握其全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这三次探险中参加过两次的只有本书的主人公——当时仅仅18岁的橘瑞超师。

西本愿寺进行西域探险，主持施行的是二十几岁的大谷光瑞。立项制定计划的时候，他还不是寺院的法主，但其勇气和智力、英语和汉语的能力，早已得到公认。挑选橘瑞超，这是具有非凡慧眼的大谷光瑞的又一个英明决定。有人说，如果是帝国大学的学者去，也许能取得更大的成果吧，但是要知道，遇到路上的强盗团伙和塔克拉玛干的流沙，一个没有超群智慧和决断能力的人，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成功的。

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引起考古学界的注目，是在19世纪晚期。1868~1869年，一个从印度越过喀喇昆仑山进入新疆旅游的英国人罗伯特肖氏，结识了独裁者阿古柏伯克。1870年他参加了英领印度政府以福赛斯为团长前往访问阿古柏的英国官员代表团。福赛斯早已注意塔里木盆地的古代遗址，但没有进行具体的调查，此后便再没有机会了。

知道塔里木盆地为古代遗址的宝库，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上发现的。1890年英国军人鲍尔中尉为了追踪杀害英国旅行家达格利什的凶手达德·穆罕默德，在中国新疆进行了旅行。鲍尔是一个

勇敢的军人探险家，他在追踪犯人逃亡的途中，到达了天山南路的库车。这时候一个当地人告诉他附近有一座被埋没的古城遗址，但是此人担心人们知道他带欧洲人前去会把自己杀掉，说要到深夜才敢带他去。鲍尔答应后，这个男人从怀里掏出一部写在桦树皮上的古书。这是在库车发现的，说是在喀什噶尔河^①北岸某处一个五六十英尺约 80 米高的建筑物下边挖出来的。这多半是佛塔类的建筑物吧。西本愿寺第一次西域探险队(1902~1904)的堀贤雄和渡边哲信逗留约三个月进行发掘、调查的就是这个库车。

鲍尔购买了这部写在桦树皮上的古书，带回印度交给了印度语学者鲁道尔夫·霍恩勒。霍恩勒认出这是用婆罗迷文字书写的古代印度梵语，断定是一部写于公元五六世纪有关印度医学的古书，为纪念发现者而定名为《鲍尔文书》。1890年这一年是西域发掘考察的一个爆发点。两年后，法兰西探险家杜特雷依·德·莱因斯和格伦纳特两人，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的和阗，弄到了古代西北印度和中央亚细亚都使用的佉卢文字书写的古文书断简。1890年12月，25岁的斯文·赫定对喀什噶尔进行了短期访问，向中国当局提出了到和阗旅行的申请，但被拒绝了。

塔里木盆地的发现意义重大，在湿润多雨的印度被毁灭的文化遗产，在塔里木盆地巨大的干燥地区保存下来了。关于这件事鲍尔已经言及。一千数百年间，历史资料居然埋在地下的资料库里。像分割殖民地一样，肥沃的土地也成了学问的分野。

1893~1897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为了学术调查来到塔里木盆地。柏林大学教授冯·李希霍芬曾在信中告诉他塔里木盆地有埋藏着古代城市的可能性。冯·李希霍芬的这一直感，是一个天才的判断，而且很快就得到了证明。从1895年斯文·赫定开始向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挑战，终于在第二年发现了埋在沙漠中的、一

原文如此。但这里应是指铜厂河。

直湮没无闻的古代废墟。

各国反应迅速。在印度西北部进行考古学调查的斯坦因，由印度政府提供探险经费，1900 年从印度来到中国新疆，他的目标是昆仑山脉北部的和阗绿洲及其周围，获得了很大的成果，还幸运地发现了尼雅精绝遗址。

在欧洲的大谷光瑞

从鲍尔开始，斯文·赫定、斯坦因在西域的活动，欧洲的报纸和杂志逐一加以报道。可是没有雄厚的财政援助，连续几年的探险旅行是不可能的。当时的欧洲，伦敦、巴黎、柏林信息灵通，特别是伦敦的皇家地理学会，是世界地理学上的一个情报中心。斯文·赫定和斯坦因在西域沙漠中发现遗址的 1900 年，西本愿寺年轻敏锐的僧侣们正在伦敦留学。这里面的中心人物，有西本愿寺法主明如上人的嗣子大谷光瑞，有近一千万信徒施舍财物为基础，作为君临其上的人，不存在经费短缺的问题。

在伦敦停留期间，光瑞的思想和行动不甚清楚。他在《西域考古图谱》（大正四年刊）的序言中说，西域曾经盛行佛教，是佛教东渐的地区，有三宝流通的古迹。但是，这个地区佛教已经灭迹，过去的事情现在也不清楚了，我一直没有机会到这一区域即所谓中央亚细亚进行学术调查。明治十五年（1902）八月，从伦敦回日本的时候，我想利用这次归途实现自己的愿望，决心亲身历访西域的古迹。

光瑞在伦敦停留的 1902 年，京都大学地理学教授小川琢治作为地质调查所成员也在欧洲旅行。在伦敦期间，他同光瑞多次会面，小川死后刊行的《一个地理学家的生涯》中有所记载。

小川琢治在伦敦访问光瑞的时候，西本愿寺的留学生正计划通过中央亚细亚回国，这时候小川琢治也想同行，但由于他系官费

旅行 有时间的限制 未能成行。大谷光瑞、渡边哲信、堀贤雄 意气风发 如果地理学者小川琢治参加了中央亚细亚的旅行 见到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山脉，一定能够为当时的日本获得更详细的资料。实在遗憾！

1902年8月，光瑞伯爵从伦敦出发到中央亚细亚旅行的理由是什么呢 当时 斯文·赫定和斯坦因在西域发现遗迹的新闻在伦敦广为人知，这些可能成为他旅行的动机吧。

西本愿寺西域探险队的行动，非常迅速。斯文·赫定在西域的沙漠中发现古城遗迹是 1896年，第二年回国后作了报道，出版游记是 1898年。斯坦因 1900年开始行动，1901年回国 在光瑞一行出发的 1902年8月 出版了一本册子（正文 77页、图版 16幅），这些图版刊载有佛像、陶器、汉文文书残片、木简、佉卢文和婆罗迷文文书，这大大刺激了西本愿寺探险队。著名的德国格伦威德尔探险队于 1902年11月到达了吐鲁番，堀贤雄和渡边哲信在当地遇见了他们。

第一次西域探险

西本愿寺第一次西域探险于 1902年8月从伦敦出发 通过俄国越帕米尔高原 于 9月21日到中国的喀什。在这里他们决定兵分两路 渡边哲信和堀贤雄留在新疆省 光瑞、井上弘圆、本多惠隆 3人去印度。渡边哲信和堀贤雄到塔什库尔干为他们送行，得到了英国领事馆的帮助。英国为了能够对新疆采取迅速的军事行动，开拓了纯粹的军用道路，外国人不得涉足。这年 1月缔结了日英同盟，光瑞通过皇室的关系获得了由此通过的特别许可。但是，这一待遇后来又被英国方面撤销了。光瑞一行旅行 5年后的 1907年，日本参谋本部的日野强少佐从伊犁到达喀什，要求允许通过这条道路前往印度，遭到了印度政府的断然拒绝。

堀贤雄和渡边哲信两人结束了长达两年的考察，1904年2月29日到达了西安，可以认为第一次探险到此结束。在此约20天前亚洲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日俄战争爆发了。西本愿寺的西域探险说到底是以佛教东渐史和佛教遗迹的研究为目的，是学术活动。可是，世界上都以为他们并不是纯粹的学术调查。

日本国内没有问题。对于西本愿寺的行动，关心中央亚细亚的英国、俄国、中国要怀疑其是在佛教掩盖下收集情报，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也有一定的道理。在新疆省有利害关系的英国和俄国，在新疆各地建立有间谍网，新去那里的日本人可能插足。俄国和中国在伊犁地区出现的边境问题，日本军部特别关心，也需要这里的情报。1880年，驻俄国代理公使西德二郎从俄国方面进入伊犁，在伊犁事件一触即发之际巡视了伊犁。12年后的1892年，有名的福岛安正少佐开始了单骑远征西伯利亚。这时候，他最大的目标就是伊犁，可见其重要性。

1908年橘瑞超师作为西本愿寺第二次西域探险队成员进入新疆的时候，当时乌鲁木齐和伊犁方面有外交部派出的林出贤次郎。林出是日俄战争期间1905年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二期学生，向院长根津一说过想去新疆。这时候根津一从日英同盟的关系分析，日英两国调查研究外蒙经新疆到印度之间的形势，可以达成互通情报的协议。分担的区域，从印度到新疆的喀什属英国，喀什以北至外蒙一带归日本。外交部要求提出能够完成这一使命的人选，于是林出贤次郎被推荐到了新疆。

橘瑞超师与这位林出贤次郎接触后，对在新疆应该注意的问题得到了许多忠告。1910年，橘师第二次进入乌鲁木齐的时候林出已经回国，没有见到他。

英国方面开始感觉橘瑞超师的活动系间谍行动，因为他在属于英国势力范围的喀什、叶尔羌、和阗等地区进行了绘图、测量。其实即使什么类似的行为都没有，还是会被怀疑的。

俄国怀疑西本愿寺西域探险队是日本军部的情报员，有着同样的时代背景。那是 1901 年 潜入西藏首府拉萨的河口慧海秘密给他的藏语老师写过一封信，信中揭露了俄国在拉萨进行渗透的阴谋 指出十三世达赖喇嘛以俄国沙皇的密使为心腹 西藏早晚要落入沙俄的控制之下。这个消息迅速传到印度外交部。感到危险的外交部 托西藏使节与西藏方面进行了反复的交涉 结果关系破裂。日俄战争期间的 1904 年 拉萨被英印军队占领。英印军队侵入拉萨 还是起源于河口慧海的情报。现在 相信他是日本军部潜入了间谍的外国人很多 而他那位以学者身分知名的藏语老师 是一个英国间谍。

第二次西域探险

西本愿寺第二次西域探险队，在日俄战争结束 3 年后的 1908~1909 年由橘瑞超和野村荣三郎两人组成。他们 1908 年 6 月 16 日从北京出发 取道外蒙 从库依 现乌兰巴托 南下鄂尔多斯 然后西行经过乌里雅苏台、科布多 10 月 26 日到达乌鲁木齐。西本愿寺连续三次探险 这是收获最大的一次 遗憾的是橘瑞超师的旅行日记在发表之前失火烧毁了。橘瑞超师 1912 年 6 月 5 日回国 6 月 18 日，德富苏峰的国民新闻社邀请他在东京神田 YMCA 青年会馆举行了演讲会。在这个会场，4 年前（1908）来日本的斯文·赫定也作过精彩的演讲。当时 瑞超第一次有机会会见了苏峰。苏峰和光瑞是老交情了。这次演讲概略叙述了前后长达 4 年的探险活动。有关内容收入《新疆探险记》（民友社刊 大正元年）一书中 后来《新西域记》（二卷 昭和二十年 再次收录。

光瑞交给这两位探险队员的任务是，调查内蒙古现在的喇嘛教、居住在中央亚细亚的维吾尔人的伊斯兰教等 这些民族对于宗教抱着怎样的信念，更重要的任务是搜集用梵文书写的古佛教原

典。著名的汉译《妙法莲华经》是出生于库车的鸠摩罗什在四五世纪翻译的。《法华经》梵文原典残片是斯坦因、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大谷探险队等在西域的沙漠中陆续发现的。

瑞超和野村由乌鲁木齐南下，专心于吐鲁番地区的发掘。出土有文书、绘画、泥俑等。1909年1月，两人从吐鲁番去库尔勒。详细情况探险结束到印度后，《时报》（1910年2月3日）有详细的报道，摘录如下：

（1908年）11月22日到达乌鲁木齐。休养一个月后，瑞超氏穿越天山山脉去吐鲁番。在当地，他调查了众多的佛教寺院废墟，发掘了丘陵侧面许多个小洞窟。他发现了许多佛教经典，其中有的是四五世纪的东西，大部分是汉文，还有回鹘文等。

1909年1月6日，瑞超氏从吐鲁番出发，2月21日到达库尔勒。他到斯坦因博士考察过的地方去，调查了若干巨大的洞窟寺院和一座成为废墟的城址。在库尔勒他们分了手，一队直接去喀什，主队沿着塔里木河东南行，横穿塔里木沙漠，3月11日到达了罗布泊。在这里备足了水和当地人做的馕及其他用品。

在这里有必要做些说明。野村从库尔勒沿着天山南路，沿途发掘、调查，西行前往喀什。另一方面，瑞超则向南横穿罗布沙漠，寻找楼兰。目的是到1901年3月斯文·赫定发现的、1906年12月斯坦因进入并进行考古发掘的楼兰故城去，更加详细地调查佛教遗迹。光瑞交待，由斯文·赫定的发掘品知道古代楼兰王国是信奉佛教的，但信仰的是哪宗的佛教及其艺术形式，务必要详细调查。5世纪初，通过鄯善国（楼兰）前往印度的中国求法僧法显说，这里有4000多的僧人，全是小乘教（《法显传》）。

发现楼兰的斯文·赫定将其游记《中亚与西藏》1903年的英译本寄赠给大谷光瑞，光瑞特意复信感谢。同年10月斯文·赫定寄来了学术报告《1899~1902年中亚科学考察报告》第一卷《塔里

木探秘》。有关楼兰的一些问题还是大体的推测，其正确位置据旅行记判断仍然是困难的。在学术报告第二卷《罗布泊探秘》（1905年刊）中有关于楼兰的详细记述，不知为什么光瑞没有收到这本书。在什么标志都没有的罗布沙漠和粘土地带，要发现这样的废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斯坦因还在旅行中（1906~1908）没有发表报告书。所以光瑞很想通过斯文·赫定了解情况。

1908年秋大谷光瑞听说斯文·赫定结束西藏探险后到了印度致电祝贺并劝说斯文·赫定来日本一游，获得了东京地理学协会和文部省的支持。斯文·赫定接受了这一邀请，1908年11月到日本访问。从东京来到京都的12月2日斯文·赫定受到西本愿寺的热情接待，这天晚上就住在西本愿寺。光瑞未曾言及其家庭接待欢迎斯文·赫定的事情。当时斯文·赫定身穿和服拍摄了照片，在椅子上并排坐着的是大谷光瑞及夫人筹子，妹妹武子，还有他弟弟的夫人经子。斯文·赫定的妹妹阿尔玛的回忆录《我的哥哥斯文》（1925年出版）中收有这幅照片。这幅照片在日本也广为人知。我在斯文·赫定的影集二本中看到过这幅照片的原件。光瑞家庭全体成员用日文和罗马字母签名。笔迹鲜艳，好像墨迹都还没有干似的。橘瑞超生前，我阅读阿尔玛的书时，曾经问过这幅照片后排站着的6个人是谁，瑞超师当时端详了照片，都不认识。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橘瑞超师正在吐鲁番。

我对这幅照片思考过很长时间，在这幅照片的背后隐藏着一件重大的事情。斯文·赫定住在西本愿寺这一天，光瑞必然和斯文·赫定谈到现在一个18岁名叫橘瑞超的队员正在中央亚细亚旅行，想让他进入楼兰，怎么样才能够到那里？楼兰已经不是秘密，于是斯文·赫定仔细谈了所提的问题。掘贤雄当时经常和他们在一起，很清楚。斯文·赫定在京都逗留到12月12日。第二天即13日，光瑞给在吐鲁番的橘瑞超拍了电报。这件事我已经几次介绍过，谈论瑞超师的行动和业绩时，这是不可缺少的。我见到瑞超

师的时候，以为能够轻易到达楼兰，一问实际是事前他在吐鲁番收到光瑞法主从京都发去的电报，告诉他楼兰的位置在东经 90°、北纬 4 1°的地方。

斯文·赫定在楼兰见到一座巨大的土台建筑物，他认为是古代的瞭望楼或烽火台；斯坦因则认为是佛塔。东经 90°、北纬 41° 是斯文·赫定在楼兰土塔位置通过天文观测测定的数据。斯文·赫定的数值是东经 89°55'55"、北纬 40°31'34" 这封电报的数据基本正确。现在中国的观测数据怎样呢？穆舜英著《神秘的古城楼兰》（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所载是东经 89°55'22"、北纬 40°29'55" 同斯文·赫定的观测数据相差不大。

在我看来 罗布淖尔干涸的湖盆 被从东北戈壁不断吹来的风长期风蚀，形成被称为雅丹地貌的荒漠地带，斯文·赫定到达楼兰实在是奇迹。斯坦因依据斯文·赫定的地图 在 1906 年访问了楼兰。这封电报解开了我的疑团。瑞超师告诉我，进入楼兰 50 年后还清清楚楚记得电报中东经和北纬的数据。翻开桌上的《中亚探险》卷末所附地图，上面楼兰位置与他记忆中的经纬度一致。这里再引用一次当时《时报》上的报道：

这次探险目的是在楼兰进行发掘。在这个地方发现的汉文文书中有公元 2 世纪前后的东西，是驻在这里的中国官员给地方王国国王的信件。这个中国官员是驻守西域的高级地方长官，其称号在东汉晚期仍然使用。瑞超氏 4 月 13 日离开罗布淖尔，取道阿尔金山脉北麓于 4 月 27 日到达且末。

比起大谷光瑞后来在《西域考古图谱》序言中所述探险概要，《时报》内容更详细 并且日期也不一致。《时报》最早报道的“西域高级地方长官”原文为“西域长史”这个人自己署名李柏。这个李柏 羽田亨博士指出见于《晋书·张骏传》。这封信的两页草稿以

(李柏文书》而闻名于世 现在收藏在京都龙谷大学 被确定为重要文化遗产。围绕着李柏文书,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与争论,羽田亨博士推测其年代在咸和三至五年(328~330)期间,王国维氏认为是永和元年(345),松田寿男博士说是咸和三年(328)众说纷纭。关于这件文书,除年代之外还留下了一个麻烦问题,即瑞超师没有交待其准确出土地点是否是在斯文·赫定发现的楼兰。

由于《新疆探险记》叙述不清楚 仍据《时报》记载 楼兰探险后:

他在那里沿着南道,向因斯坦因博士发现而广为人知的尼雅和安迪尔地点前进。在向塔里木沙漠和向北挺进失败后,访问了伊斯兰教徒朝拜的圣地依麻木·伽法尔·萨迪克的坟地。瑞超氏经由克里雅去和阗,在那里休息了一个星期,然后往喀什7月2日到达。在这里,与从库尔勒沿天山南路来的队伍会合,他们在库车进行了发掘,发现公元五六世纪的古代文书。瑞超氏在叶城和莎车做了些零星发掘后,9月30日离开莎车前往印度。10月18日翻越喀喇昆仑山10月27日到达列城,11月5日在斯利那加与在克什米尔访问的大谷光瑞会合。

瑞超师在喀什与天山南路的野村荣三郎相会是7月7日 瑞超师所述与《时报》的记载一致 两者关于库车的发掘所说则明显不同。另外 光瑞师说10月2日离开叶尔羌,《时报》为9月30日。由于瑞超师失去了旅行日记,不知道哪边是正确的。再回到《时报》的记载:

到达加尔各答的瑞超氏,将他带来的大量文书委托给回教寺院学校的德尼逊·洛斯。洛斯是印度著名的回鹘文专家,他证明了发掘品是重要而有价值的东西。这里仅举出四例:

- (一) 有长达 30 卷完好的佛教经典。
- (二) 有长约 11 米的回鹘文佛经长卷。

(三) 有一件长约 1 米的卷子，一面书写汉文，另一面用蒙文书写密教真言祝愿文。

(四) 有汉文、回鹘文、突厥文等各种文字书写的大量的残文书。
还发现了用藏文书写的木简。

在德尼逊·洛斯所见橘瑞超、野村荣三郎的发掘品中，《李柏文书》是确实的。1909 年 11 月底到第二年的 1 月初，德尼逊·洛斯看了这些发掘品。从德尼逊·洛斯的著述中看，欧洲各地的专家好像也知道了这一情况。摘录德国吐鲁番远征队勒柯克（1910 年 1 月 29 日）信中的话如下：

谢谢你 13 日热情的来信。

……你所看的回鹘文书，是大谷探险队所获物品的一部分吧？释读这些文书，是巨大的贡献。

吐鲁番、楼兰及西域其他地方的出土品被送往日本，瑞超师随大谷光瑞师到了欧洲。瑞超师会见了伦敦的斯坦因、斯德哥尔摩的斯文·赫定、德意志的勒柯克、巴黎的伯希和等人，交流了有关西域的情况。斯坦因谈到斯文·赫定发现的楼兰不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楼兰所在地。瑞超师对此也有自己的看法。

楼 兰

瑞超师在楼兰发掘的《李柏文书》是两页内容相同的书信草稿。这封信是进驻楼兰的前凉王国西域长史李柏将军写给焉耆王的告知五月二日到达了这个地方“海头”（此月二日来到海头），署款日期是五月七日。

这个叫做海头的地方，成为争论的焦点。斯文·赫定 1901 年

发现出土的残文书、木简中多次出现楼兰地名 包括斯坦因发掘的文书中 都没有见到海头这个地名。于是产生一种推测 海头不是斯文·赫定发现的楼兰或其附近别的遗迹。

当时瑞超师从印度将发掘品发送回日本 他本人去了欧洲 结果谁也不清楚出土地点。回国的野村荣三郎不是发现者，也不知道。到了 1912 年，瑞超师结束第三次探险后回国，也未作明确说明。《西域考古图谱》（1915 年出版）、《新疆探险记》、《中亚探险》（1912 年出版）还有《新西域记》（1937 年出版）都没有明确记载。现在《中亚探险》受人重视 因为瑞超师关于楼兰考察的记述只有这本书 研究者考证《李柏文书》的出土地点 无论如何不能在此之外。

由于瑞超师本人说《李柏文书》出土于斯文·赫定所发现的楼兰，长期以来对此没有异议。1959 年 7 月《龙谷史坛》（第 45 期）刊载了森鹿三教授的文章《李柏文书 的出土地点》 首先对此提出了怀疑。瑞超师 1910 年回国以前在伦敦会见斯坦因时，出示过这件文书的照片，认为出土地点是斯文·赫定发现的楼兰 斯坦因在其学术报告中也如此介绍。森氏会见瑞超师当面询问此事的时候 他再次确认出土于楼兰。可是 瑞超师出示的《李柏文书》出土地点照片 却与 1914 年斯坦因发现的遗址照片相似，这个遗址位于斯文·赫定所说楼兰 LA 南面约 50 公里的地方，斯坦因称为 LK 遗址。LK 遗址没有发现揭示地名的资料，森氏由此推测斯坦因发现的 LK 遗址就是海头。

奇怪的是 瑞超师 1968 年清楚地告诉我，《李柏文书》是在斯文·赫定所发现的楼兰的象征物——那座土塔（斯坦因谓佛塔）下的沙地里发掘时出土的，出土时揉作一团，并出示了土塔的照片。LK 遗址是没有塔的 并且距楼兰约 50 公里。关于大谷光瑞发给瑞超师的电报，关露香没有介绍原文。如果 50 年前发表了这封电报的话，《李柏文书》出土地点大概不会造成这样的混乱。

关于楼兰的位置，榎一雄博士和片山章雄氏都作过详细的研究。关于 LK 遗址的报告只有看斯坦因的书。关于楼兰的地图、照片等可参看《斯文·赫定与楼兰王国展览目录》（1988 年出版）。最近在中国关于《李柏文书》的出土地点也存在着 LA、LK 两种说法。可参看孟凡人《李柏文书出土于 LK 遗址说质疑》载《考古与文物》1983 年第三期。侯灿《论楼兰疆域的发展及其衰落》载《中国社会科学》1984 年第二期。

第三次西域探险

西本愿寺第三次西域探险从 1910 年持续到 1914 年，是西本愿寺的最后一次远征。这本《中亚探险》，就是这次探险的游记。第二次探险取得了发现《李柏文书》的辉煌成果，因旅行内容不明出现了混乱。这一次比较清晰，则是有赖于这本游记。

第三次西域探险，英国地理学会作过预告，并于 1910 年 4 月刊出过其计划。这里引录其中的一部分：

日本远征中国新疆及蒙古的青年旅行家橘瑞超氏，最近在中国北部进行了兴趣盎然的考古调查后，再次由大谷光瑞伯爵提供资金，着手进行同一地区新的远征。上次考古学发掘品，没有得到印度政府允许越过喀喇昆仑山的批文，大部分放置在喀什。预定参加这次远征的植物学者桥本氏，将由北京赴喀什，返回途中在哈密与探险队的负责人（橘瑞超氏，他希望从俄国方面进入中亚）会合。在古城和吐鲁番的发掘将由青木氏进行。这期间，负责人将沿着汉唐时期作为官道使用的丝绸之路前往沙州、敦煌旅行……

作为重点对象的是罗布盆地与安西一带的关系。为此，桥本氏预定前往兰州与橘氏会合，然后两个人取道东经 104° 前往成都。同时青木氏还预定在兰州与其他队员会合，让他们携带行李，经北京直达汉口。远征队的调查时间，大体需要 18 个月。